心灵 漫笔

远香塘赏荷

■谭艺君

炎炎夏日，“荷”以消暑。近段时间，在漯河人的抖音视频和朋友圈中可以看到，到远香塘赏荷拍照是一件很浪漫、很惬意的事。

远香塘位于沙澧河风景区沙河北岸、历史文化广场以西，有东、西两湖，中间以水道相连。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里有“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句子，以荷香喻人品。远香塘的名字大概就取自此文吧！

周末，我和三五亲友相约到远香塘赏荷。4.8万平方米的湖面碧波荡漾，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在风中翻涌着绿色的波涛；芙蕖灿烂，雪白粉红，捧着阳光的杯盏，漂浮在绿波之上，风韵无边，诠释着夏日的奔放。

走在木质的亲水步道上，荷香绕曲岸，朵朵荷花把粉面一齐转向我。

近观荷花，白荷清姿傲骨、似玉如雪，被花蕊围簇的莲蓬呈现出娇嫩的黄色；粉荷婀娜多姿、濯影清流，片片粉色花瓣似饱蘸玫红色彩的毛笔点在尖上，无声地晕染开来；红荷涉暑而来，灼灼其华，自有一番妩媚风流。沿曲折的步道缓缓前行，一幅翠绿、雪白和粉红濡染的风情画卷在水面徐徐展开。朵朵荷花亭亭立于步道一侧，艳而不妖，带着女神的明媚气质。后面的荷踮起脚尖，把花骨朵举过头顶。轻风拂过，所有的荷花都跳起曼妙的水上芭蕾。此时，我不想再试图描绘荷花之美。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写荷花的篇章灿若繁星，历代文人墨客已经把那些美好的词汇都用尽了，展卷便是穿越千年的风雅，俯拾皆是照进现实的绝唱。这让人流连忘返的远香塘正呈现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胜景。走过莲叶田田，对岸正传来悠扬的小调，“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误入藕花深处，也曾惊起一滩鸥鹭。看吧，鱼群不时跃出水面，溅起朵朵浪花，不知名的白色水鸟掠过，双翼翻转，荡开一种浪漫。这不正是“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吗？一脚迈进最深的夏天，花开正盛，你却怜惜刹那的芳华，亦想“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雨后，你也曾和诗人一样细嗅荷香，挥笔写下一行平仄相生的句子：“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园香。”满塘荷香，一壶月色，索性不醉不归。此时乡愁与相思都可寄托于莲荷。“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带着真性情，才能读懂荷。此时，我只想盛开为远香塘里的一朵荷花，抖一抖衣袖就将尘世的风霜拂落。

风一阵阵地贴着水面飞来，携着清凉吻过面颊，驱散酷热天气带来的焦灼感。“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荷叶沐风，层层翻卷，如飞扬的裙裾。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中写道：“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便是那舞女，将“她”们深深浅浅的荷叶罗裙铺满水面，被阳光照射得碧如玉盘，错落在低处的“只此青绿”，每条荷叶罗裙上都缀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倏忽，荷叶左右摇晃几下，那水晶珠就落进水中不见了。

上午九时，前来赏荷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拿着手机、相机边赏边拍，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身着汉服的少女笑声如碎玉，碧罗裙、芙蓉面，融入荷塘背景，宛如一张灵动的、精致的工笔画。

置身于美不胜收的远香塘，你是否记得，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黄昏时分，我又陪母亲来远香塘赏荷。天空被晚霞染成绚烂的紫红色，四周楼群和远远近近的街灯都亮了，恣意晕染着湖面。荷花晨开暮合，夜晚花瓣聚拢、抱紧花蕊。水亭烟榭晚凉中，绿伞翠盖，灯光荷影，别有一番情致，母亲眼中尽是惊艳。母亲从小就生活在远香塘北岸的郾城西街。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这里只是两个臭水塘，塘水很脏，布满绿藻。其实，很多漯河人都记得这两个臭水塘，附近居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都倾倒于塘里，还有工厂向塘中排污。塘边杂草丛生，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2018年10月，两湖区域提升改造工程开始建设。经过截污、清淤、造景、绿化、亮化以及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至2019年7月，两湖注水完成，远香塘提升改造工程主体完工，两湖实现了华丽蝶变。湖中广植荷花，成为漯河人都向往的赏荷胜地。在这里，你所体味到的夏日美好不只是荷。湖面波光粼粼，湖心岛绿树成荫，荷与岸边各种绿植、周边民居以及远处的楼群和谐相融，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美丽的风景。行走在河岸边，蛙鸣蝉噪，各种植物繁茂生长。几棵大杉树投下绿荫，粗壮的根延展到远处，细听树身里仿佛有年轮的回响。坐在两湖之间小树林的休闲长椅上观荷，时光安谧，岁月静好，我心中盛满小小的快乐和满足。

臭水塘变身为远香塘，周边群众更是幸福感满满。“几年前的臭水塘谁见谁烦，特别是我们这些塘边的住户，躲都没处躲。如今不仅推门见荷，每天早晚还能在荷塘边遛弯健身，我们打心眼里高兴。”几名在远香塘边散步的居民感慨地说。

荷花是“负荷之花”。“何”字最早出自甲骨文，本义是扛在肩上、担负，后来多作为疑问代词。“何”字上扛着草字头，表示把叶子或花扛在肩上。“荷”本身也有承担、担负之义，比如我们熟悉的“荷载”“负荷”。满塘风荷，香远益清；荷叶田田，福气“莲莲”。远香塘的荷花，“负荷”的正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这个夏天，你一定要去远香塘，看看荷花、闻闻莲香。那悠悠荷韵里，贮满岁月的馈赠与深情。

题照睡莲

■酒醉诗狂

秀出淤泥不染尘，
花开洁净见真纯。
临风摇曳醉仙子，
挺水迷蒙睡美人。
总与荷香争馥郁，
凭将月色作精神。
浮华俗世已成别，
只把诗家接比邻。

次韵题照睡莲

■一尘

最怜磊落绝风尘，
远俗惟清得性纯。
曲径默思闾里味，
方塘惊见梦中人。
片云袅袅幽如画，
一水盈盈妙入神。
寸意未央深几许，
烟波月浸结为邻。

国画 莲洁 俊辉 作

梦中薄荷香

■安小悠

幼时，在颍河南岸一处水闸旁有大丛薄荷，生得极蓬勃，尤其端午节前后，深可没膝。水闸用赭红色的石头垒砌，墙头绵延碧青的薄荷——赭石碧荷已是大美，可似乎还有谁嫌这样的画面过于单薄，就让金色麦田加入其中当背景。这样一来，画面就只能用“妙绝”来形容了。

我坐在水闸高处远望，风摇薄荷，也摇麦田，波澜之中流淌出故乡的味道。彼时我是未曾离家的少年，未尝乡愁，亦不知何为故乡之味。后来别居他乡，经时光和距离的发酵，故乡的味道便在心里升腾。那是薄荷和麦子的混合香味——薄荷有一种冷香，麦香里带着一种丰腴，小小的我嗅着这样的气味，觉得即使生活贫困，也值得歌颂和热爱。

我查阅了很多典籍，想找到薄荷的缘起，但收获寥寥。《诗经》里那么多草木，卷耳、芣苢、蘩、薇、艾、葛、萧……却不见薄荷，但又觉得它到处都在——即使不单独成篇，也一定和在水一方的蒹葭、彼泽之陂的蒲荷、在河之洲的荇菜长在一起，一丛丛、一蓬蓬，兀自芬芳着。薄荷别名很多，陆游诗云“薄荷时时醉，氍毹夜夜温”，唐珙作“牡丹架暖眠春昼，薄荷香浓醉晓晴”，刘克庄亦作“篱间薄荷堪谋醉，何必区区慕细鳞”，皆言薄荷香可醉人。我喜欢用手在薄荷丛间轻轻抚摸，馥郁的香在指间流淌，经久不散。薄荷的香是一种幽香，有空山幽兰的雅致，有晨钟暮鼓的沉静，亦有牧童吹笛的清扬。薄荷香透，在黄昏里仿佛携着千年的诗篇，一缕晚风一缕香，浮动间将千年的故事颂扬……

薄荷是野菜。《救荒本草》中有薄荷“救饥采苗叶煠熟，换水浸去辣味，油盐调食”的记载。炎夏掐一把鲜嫩的薄荷头，与凉菜同拌，入口清爽。或与鸡蛋同煎，颇有风味。或将薄荷洗净切碎，加入面粉揉成面团，拍成巴掌大、一寸厚的小饼，入锅煎至两面金黄，比葱香饼好吃。或采嫩叶入水慢熬，汁尽取渣，入绿豆、粳米、冰糖继续熬煮，豆米皆开花时粥成。薄荷粥甜而不腻、老少皆宜。或用薄荷炖鱼，不仅增色，还能去腥。或取嫩叶或干叶开水冲泡，田间劳作后喝上几口，舌津生香、暑意消半。

《本草纲目》里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幼时我被蚊虫叮咬、蜂蚤蜇伤，母亲就掐两片薄荷叶，一片揉搓后擦涂患处，一片贴在患处，消肿止痒有奇效。午后犯困，取薄荷叶在太阳穴处揉擦，提神醒脑。若火毒生疮，取薄荷煎汁频涂，可立愈。若用薄荷泡脚，消蚊解暑。

薄荷有一颗素心，不择土壤、随遇而安，在隰洼之地能生，在山川之巅能活，囿于墙围花盆也能如小家碧玉。即使西风肃杀、霜雪压顶，仅靠泥土里深埋的一根小小的根须，它也能在泥土里排兵布阵，在来年春风中再生，绽放出独特的风采。

温庭筠有一句诗我很喜欢：“因思杜陵梦，鸂鶒满回塘。”当他在异乡途中思乡时，梦中是鸂鶒满塘；而当我想起故乡时，梦中薄荷生香。

我的文学之路

隐藏于文字的森林

■朱 超

每个人都需要倾诉——或分享生活中的喜悦，说出内心积蓄的情感；或漫无边际地闲谈，倒出胸中压抑的苦水。有些倾诉借助于语言，一吐为快；有些倾诉曲折委婉，文字成了纾解苦闷的理想渠道。

我从小内向敏感，又是家中独子，父母忙时，就把我一人放在家中。父亲把院子里的旧轮胎放在地上，用两只交叉的木棒当船桨，让我搬把小凳子坐在中间想象着划船远航。划过了时间，放飞了想象，我常常一玩就是半天。因为不善言谈，我就写日记。日记本里的只言片语是我最初的梦想——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在书页间，与自己的狭小世界为伴，轻易不肯走出。

父亲讲的那些故事算是我的文学启蒙。夏天的夜晚，我坐在父亲身旁听他讲各种离奇故事，有成语典故，有《聊斋》里的故事，还有添枝加叶的民间传说。渐渐地，我学着把听来的故事按照自己的理解讲给小伙伴听，有时讲到一半忘掉情节，索性临场发挥自圆其说。这大概是用孩童的方式为我的文学之路埋下的伏笔。

父亲年轻时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写过不少小说，都放在书柜的最底层。有一天我偶然从书柜翻出了这些作品，立刻被吸引住了。父亲那些压在箱底的小说成为我喜欢文学的动力——高中毕业选报专业的时候，我没有犹豫就填写了汉语言文学。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文学创作。

读大学时，我在文学杂志和校报副刊版面发表的小说和诗歌算是文学之路上最初得到的鼓励和认可。写作的人都知道阅读的重要性——没有读，就没有写。所以书籍也是我文学之路上的良师——《黄金时代》里的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魔幻奇异，以及莫言笔下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和苏童笔下潮湿溽热的香椿树街，都让我心驰神往。这些中外经典作品里的人物从开始的陌生疏离，到初见时的欲言又止，直到心照不宣如老朋友般的默契，最终成为伴我成长的精神挚友，更是我文学之路的灯塔和航标。

毕业后，辗转之间，我偶尔写点感悟，在文学的道路上一曝十寒。我不善交际，总觉得在日常事务中缺少一股精气神，索性就静下来读书、写作、投稿。在编辑老师的引领和支持下，我参加读书会、文学讲座，创作的热情被重新激发。短短几年，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散文和小说，并在业余时间创作中篇小说《午镇纪事》《扶摇记》，短篇小说《怒火中烧的年代》《美学故事》等。

有时，我会静下来思考：假如自己生性活泼、颇有辩才，或许看书和写作的时间就会被其他活动所占据。还好，这种从小形成的沉默秉性和喜好安静的习惯，让我把更多时间用到了小说创作上——它们是我心灵的文字，是我内心的呐喊。在日常生活中，我依旧沉默寡言，但内心充盈，获得了另一种满足。

在文字的浩瀚森林中，我像个懵懂的孩子，有时难免左顾右盼、心猿意马，但森林就在那里，静待每一个迷途的游子回归。隐藏在文字的森林中，我倍感安心，仿佛巨大的屏风将我遮蔽，一侧是波澜壮阔的江湖，一侧是云淡风轻的生活。而我们，都需要这样一扇抚慰人心的屏风。

感谢生活的每一份馈赠，我的文学之路上还需要耐心沉淀。若是持之以恒，虽资质驽钝，也希望得到灵感的垂怜。隐藏于文字的森林，我期待文学的芳草径，落英缤纷……

流金 岁月

花孙村边的麦秸垛

■孙耀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花孙村边的麦秸垛，圆的形如蘑菇，浑然圆润；方的中间凹陷，两端翘起。我每次回故乡，最早映入眼帘的便是村口的麦秸垛。时间久了，麦秸垛便成了故乡的化身。如今，麦秸垛已经消失多年，但它早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游子思念故乡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童年，麦秸垛给我带来了许多难以忘却的快乐。我经常回忆起与儿时的伙伴捉蜻蜓、套麻雀时的情景，还有与父老乡亲一起堆麦秸垛的往事。

父亲是方圆十里八村有名的种地高手，样样农活顺手拈来。每年麦收之后，父亲便领着十来个壮劳力起垛，我和小伙伴们跟在后面看热闹，长大之后也会参与其中。

堆垛之前，先选择场边高处做垛基，参与堆垛的人用箩筐抬来麦糠，垫高一尺左右为垛底，然后用木杈抄起麦秸一层一层地围着圆心排列堆积。垛高两米以上，父亲便站在垛顶，接过一团团麦草，不停地用脚踩实、不断地拍打摆弄。随着麦垛的增高，父亲则把木杈插在麦垛圆心之中，用绳子绕着棍子测量麦垛半径；站在垛下的领班吆喝着众人左右修正，用耙子刮下凌乱的麦草，使麦秸垛看起来更为平整。垛到四五米时收顶，麦秸垛顶部呈圆弧形，下部呈圆柱形，远远看去就像一个硕大的蘑菇。封顶之后，堆垛的人们用黄土与麦糠和泥，给麦垛戴上一顶牢固的泥帽子，用来防风遮雨。

堆麦秸垛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儿。麦秸垛的造型是否美观、对称、挺拔是衡量堆垛人水平高低的标准。花孙村边的麦秸垛，历经风雨不萎不蔫，向过往行人展示着花孙村村民的勤劳智慧和高超的储藏麦草艺术。

到了冬季，麦秸垛就成了孩子的温室和乐园。下大雪时，小伙伴在麦秸垛中间掏个洞，相约到这里过夜。进入洞口之后，我们开始漫无边际地讨论村里公鸡打架和狗撵兔子的故事。时过三更，一阵阵大笑之后，“老实头”黑牛又一次发出感叹：“咱这又软又暖和的地方一定比皇帝睡的地方还得劲……”

在麦秸垛里烘柿子是我们上小学时候最爱做的事。到了秋天，柿子黄了，我们同村的几个同学天不亮就起床，端着煤油灯到学校上早自习。半路上偷偷摘下阿牛家的平顶柿子，放在提前掏好的麦秸洞里，用麦草封住洞口。过上三五天，柿子由黄变红、由硬变软，放学后又饥又渴的我们总是一路狂奔，争先恐后地从洞中掏出烘熟的柿子吃，感觉比蜜还甜。那美味固定了我的味蕾，一直在我舌尖上保留了几十年。现在每次吃到柿子，我总感觉没有麦秸垛里烘熟的柿子甜。

麦秸垛是冬季捕捉麻雀的理想之地。到了冬天，野外食物少，麻雀便成群结队而来，落在麦秸垛周围觅食。下大雪之后，我与小伙伴从牛棚拿出筛子，在一尺左右的棍子上系上一条绳子，支起筛子，在下面撒上麦糠，等成群的麻雀进入筛子下方，再猛拉绳子把麻雀扣进去。然后我们脱下棉衣，围在筛子周边，用一只袖筒堵住筛子口，等麻雀从袖筒中钻出时擒拿。

我每次回乡再离开时，母亲总要坚持送到村口。她站在麦秸垛旁边，目送我离开村庄。我渐行渐远，不断回头张望，母亲的身影渐渐模糊，只剩下高高的麦秸垛。如今，那村边的麦秸垛虽然不见了踪影，但我经常在梦中回到它的身旁。

别样 情怀

那些天

■一张翠画

每个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都会说“那些天”。那些天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也是一种人生的感悟，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2014年清明节那天，爱人出差未回，我带女儿开车回淮阳给公爹上坟。返程时一不小心崴了脚。第二天去拍片子，医生说骨折了。我觉得小小骨折不算什么事，加上女儿要到北京面试，我就打上石膏和她一起坐高铁到了北京。

出了门才知道骨折后的行动有多不方便，最难的是乘坐地铁，进站、出站都要走很远的路，还要不时地换乘。大约一个星期后，我的左脚肿得厉害。医生诊断后说骨折的部位错位了，让我必须卧床休息，不然会落下毛病。在他的强烈建议下，我请假卧床休息。那时，我才意识到小小的骨折不可小视。

转眼到了七月，我的脚伤已有好转，不用拄拐杖也能正常上班了。谁知，那天突然接到爱人电话说婆婆摔倒了，大腿部位骨折。我既心疼又不知如何是好——她可是七十多岁的人啊！婆婆做了手术后住院，二十多天后才出院。原以为婆婆出院后可以一天天好起来，没想到依然很虚弱，我们就将她送到一家医院调养身体。住院检查后，婆婆开始输液，我和老公才松了口气。谁知，凌晨三点多钟，婆婆竟然胃出血了，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几天后又转院继续治疗。从婆婆骨折住院到胃出血那天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我和爱人忙上忙下，疲惫不堪。

那是一段工作十分忙碌的时光。去医院陪护的时候，我常常带着手提电脑，很多工作都是在医院完成的。那些天，我还要参加一个考试。我把需要考试的试题录了音，在去医院送饭的路上一遍遍地听；在医院的检查室外等结果的时候，我在医院的走廊上专心背题，后来，我考出了不错的成绩。那些天，我所分管的一项工作还要进行集中汇报。我拿到稿子后作最后的修改。凌晨三点多，稿子终于改好了，我感到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沉浸在辛勤工作后的喜悦里。环顾这间我曾经写了《一窗夕阳》的办公室，当时是一窗月光、一窗星辰。我没有丝毫的倦意，灵感如泉水般喷涌，写了满满一页纸，概括了用心干过的所有工作——最终，这项工作以全市最高分顺利通过验收。

繁重的工作任务之外，我又意外地迎来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市作协准备出一套漯河作家精品文库丛书，共十本。时任作协主席的南豫见先生告诉我，我的散文集有幸入选。这本是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我还有几篇漯河历史文化方面的散文没有完成。想到南主席对我的厚望，想到病中的婆婆、自己尚未痊愈的脚、繁重的工作任务，我感觉难以完成。我想放弃，但在南主席的多次鼓励下最终选择了坚持下去——没有时间写，就在医院里写。很多次，我从凌晨四点钟就开始写作。后来，我的散文集《沙澧千秋画》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还获得漯河市文艺精品奖、漯河市首届许慎文学奖。

那些天，因为生活突遇变故，也带给我的心灵从未有过的体验与改变。不得不待在家里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寂寞的滋味，也享受了安静带来的福利——我在手机上“写”出了近万字的短文，并发表在《漯河日报·晚报版》上；我听到了端午清晨的鸟鸣如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我到楼顶看鸽子飞翔，羡慕它们有一双会飞的翅膀，有既不能让它们飞来也不能阻止飞去的落寞；我开始练习书法，从基本功练起，看到毛笔在手腕的翻转下绞在一起，如骨折后痛苦万状的我；我对以前视而不见的拐杖也有了别样的情感，忽然想：当人的精神出现空虚、烦躁、怨恨等残缺时，是不是也需要拄起宽容、理解、善良的拐杖助我们走一程呢？

那些天，我在麦子成熟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开车来到老家附近的麦田——即便骨折，我也不想错过看看麦田的机会。麦田像铺展在大平原上的纯手工毛边纸，麦子以它成熟饱满的姿态融入其中，让我惊奇、让我感动。那一刻，我觉得麦芒是上天派来演奏丰收之歌的琴弦——风吹来，丝丝缕缕的琴声从麦田传来。麦子吸收深秋的白露、严冬的霜雪、春天的阳光、夏天的风雨，走过四季，终于成熟，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看看它们，我暂时忘却了烦恼。

骨折带给我的还有内心的沉静，我看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转变。我坐在树下，看一个个陌生的行人走过，非常羡慕。忽然发现，树的生命里没有行走的经历。我不知道树木以一种怎样落寞的方式岁岁年年地存在着。如果说树的梦想是成材的话，倒不如说它的梦想是行走和飞翔。我感觉骨折中的我就是一棵无法行走的树。这些感觉促使我写成散文《静立的树》。我又想到了史铁生，体会到了病中的他的心情，更读懂了以前很喜欢的散文《我与地坛》。家门前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那些天正是花开的时节，碗口大的洁白花朵就开在我的窗前。有时，我伸手抚摸，觉得满屋的花香就是最好的精神安慰剂。

骨折是一次意外，在意外之外，我又遇到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回想那段时光，我庆幸自己在压力面前选择了坚强面对。那些天，我独特的心灵体验是一笔财富，时时提醒我更要理解、关注、呵护需要关爱的弱者。此时此刻，距离骨折的事情已有九年时光，我坐在夜色中，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白玉兰花开散发的香气，一如那些天给我留下的记忆，深刻、美好、绵长……